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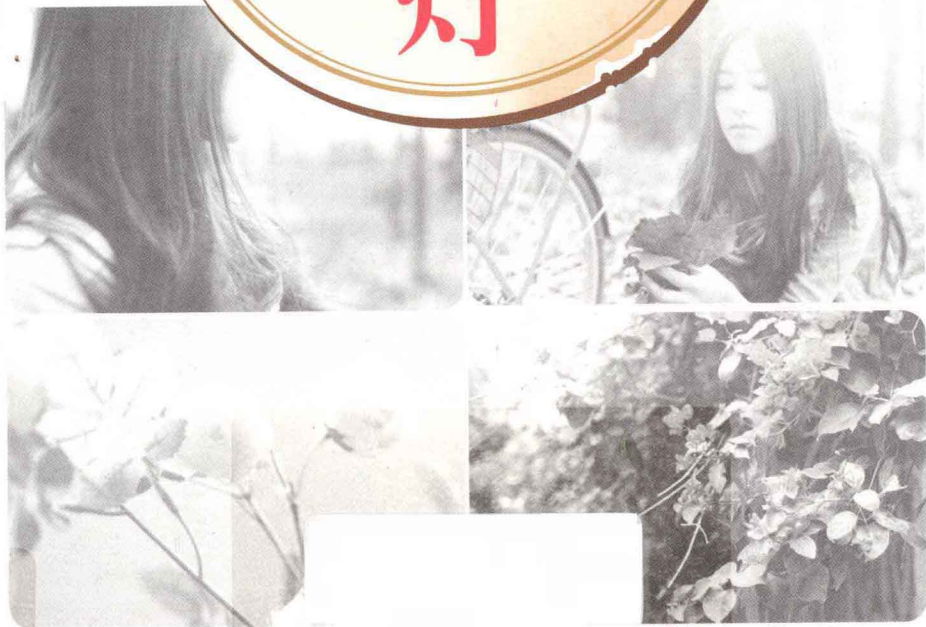


花火

爱倾城
系列

渭七·著

你走后， 世界都熄了 灯



想要的人生，无人赐予
想爱的人，与别人相守

关于我们的一生，已经永远失落
曾以最美的时光爱过你，这便是我余生所有
花火七年 最伤的虐爱悲歌，众编辑掩卷叹息！



青春期刊最有潜力作者[渭七]
再创“触不到的爱”之经典！

你问那尘世的灯火为何齐熄灭？

那是恋人走失后的世界，要在黑暗里默默哭泣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渭七·著

你走后， 世界都熄了 灯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走后, 世界都熄了灯 / 渭七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22-09210-5

I. ①你… II. ①渭…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8522 号

责任编辑: 马 清 黄河飞

装帧设计: 刘 艳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你走后, 世界都熄了灯
作 者 渭 七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145X210 1/32

印 张 9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210-5

定 价 19.80 元

你走后，世界都熄了灯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001

如在云端，高不可攀

第二章/023

得失一心知，不足外人道

第三章/041

我心悲悯

第四章/061

世界与你为敌，有我与你比肩

第五章/081

唯愿世界停在此刻，岁月静好

第六章/105

爱情是赔本买卖，但有人甘之如飴

第七章/123

最初的红气球哪里去了

你走后，世界都熄了



第八章/141

爱得起就爱，爱不起就跑

第九章/163

若世界就此熄了灯火

第十章/183

我叫白朗宇，阴阴乾坤，盛世平宇

十一章/209

谁不曾万念俱灰，时间抚平一切伤痛

十二章/229

世事如连环，环环不可解

十三章/247

明日隔山岳，此情已惘然

番外/261

姚成诗——玛丽公主有什么错

番外/271

裴北魏——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后记/279

少女之心

你走后，世界都熄了



第一章

如在云端，高不可攀





你走后，
世界都熄了
灯

1.

“季先生。”

季云攀闻声停住脚步转过头，一个衣冠楚楚却不掩焦急神态的中年男人正朝着他快步走过来。

男人渐渐走近，季云攀依稀觉得有些眼熟，待到男人走到近前伸出手，季云攀迟疑了片刻道：“您是？”

男人的表情有些尴尬，局促地来回搓着双手：“这个，事情有些棘手，我想我们找一个……”

季云攀果断地打断了男人的话：“事无不可对人言，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在这儿告诉我，否则，我没有打探别人隐私的嗜好。”

男人本来就不怎么好看的脸色经过季云攀这一番话更是精彩，他低着头看着地上，似乎在心里权衡着什么。

季云攀抬起手腕看看时间：“先生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还要赶时间去别处，就不奉陪了。”

季云攀说完作势要走，男人赶忙上前一步挡在前面：“季先生一定听说过前几天平城那件交通肇事案吧？”

季云攀挑眉，果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那先生是？”

男人面有愧色，鼻尖密密地淌着汗，伸手抹一把：“很惭愧，那件案子的当事人是我们家小少爷，我们老爷让我来找季先生，是为了……”

果然，季云攀心里冷笑，那件交通肇事案轰动平城。

说起来是件荒唐公案，因为桃花债而起，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

看上了有夫之妇，求爱不成结果因爱生恨，开车撞死心上人的丈夫。

而那个富家公子，正是平城暗势力老大平九的独生子。他倚仗着老子的势力一向胡作非为，以为没有什么不能用钱摆平，但是没想到这次被害人的父母是两把硬骨头，半截身子入土，拼着不要命也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为死去的儿子讨个公道。

平城日报的主编是季云攀的老朋友，背景强硬不畏强权，从发起就对案件进行连续追踪调查，富二代与桃花债，两个元素个个夺人眼球，一时间街头巷尾无人不知，社会舆论如此恶劣，形势对肇事者极为不利。

这件事情势必要诉诸法律，估计平九也是看实在无转圜余地，才决定从辩护律师身上下手，一则为己方找一个能力强却缺乏道德的律师，一则对对方的律师恐吓威胁一番。

很不幸，季云攀就是那个倒霉的对方律师。

口袋里的手机在振动，季云攀再看看时间，抬头直视着男人的眼睛，脸色冷峻：“我不知道先生是平家的什么人，但我知道平先生想让你转达的是什么话，我只能给你一句答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父亲也应该为自己的教子无方付出代价。”

说完他没有再看男人的脸色，掏出手机按下接听键，绕过男人快步朝停车场走去。

男人无奈地看着季云攀的背影，他来之前就听知情人说这个姓季的律师虽然年纪轻轻但极有原则，刚硬得像块顽石，除了自己心里的道德和法律标准什么都不信，整个一油盐不进。

他本来还嗤之以鼻，以为不过是谣传或假象，在这个年代，一



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不是应该爱玩爱闹吗？然而今天坐在听众席上听了这一场法庭辩论，季云攀的表现让他不得不感叹，“疾恶如仇”这四个字简直就是为季云攀而发明的，所以当休庭后，看着季云攀走出法院，他竟然双腿如灌了铅一般，踌躇着久久不敢上前。

2.

路上堵车，季云攀到达平城警察局已经是两个小时后。

小郭就站在门口等他，一见他的车立刻迎了上来：“情况有点儿棘手啊，听说那孩子今天在医院里病情又恶化了，医生发现他脑袋里有大量积水，怕是会再有危险。”

季云攀蹙眉：“那孩子的家长还是没有反应吗？”

小郭摊手：“是啊，我们也觉得奇怪，按照之前类似的例子，孩子家长早闹着要上法庭了，但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到现在也没什么动作，我昨天问他们要不要做伤残鉴定，他们说再等等，我怕他们是有什么别的想法，那里面的女孩子就惨了。”

季云攀沉吟片刻：“或许他们是觉得孩子还没脱离危险，其他事情都暂且押后也说不定呢，里面那个怎么样了？”

小郭胡乱抹一把脸：“说起来，里面这个才奇怪呢，刚满十四岁的小姑娘怎么下得了狠手把个同龄人打成那样，更奇怪的是，进来一整天了，除了问过一次那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了，也没看见她露出害怕的表情来，斯斯文文挺镇定的。云攀，你说这姑娘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嗜血狂魔？”

季云攀表情僵了僵：“小郭，二十好几了，不要再看那些奇幻修真了，看点儿历史书吧。”

季云攀二十九岁生日的时候，收到来自小谢的礼物里有一张贺卡，上面女孩子用隽秀而锋利的字体写了一句歌词：“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季云攀哑然失笑，只有心怀浪漫的小女孩才会在回忆里将负面污秽的部分统统剔除，只留下光明与美好，他们的初次见面，实在是不怎么美好。

那天季云攀从新西兰旅行完回平城，说来也是命中注定，因为从机场回家，季云攀平时惯走的那条路正好大堵车，所以他才选择了一条以前从未走过的小路，就是在那条路上他遇见了小谢。

细瘦的十四岁姑娘谢以洛突然从一条肮脏的小巷子里冲出来，脚步凌乱地扑到季云攀面前。她满脸都是汗和泥，还有几道血痕，却有一双很亮很冷的眼睛。

谢以洛冲着季云攀伸出手，两手黏糊糊的都是血，季云攀吃了一惊，只听见女孩略带颤音的请求：“先生，你带手机了吗？请你帮我打一下120和110好吗？”

季云攀再不明白情况也知道这个120肯定不是为女孩自己打的，果然女孩喘了口气，接着说：“我和人打架，一不小心打破了他的脑袋，麻烦你帮我叫120救护车，再打110喊警察。”

这个时候还知道说“请”，还能颇为镇静地请求陌生人帮忙，有条不紊地善后，投案自首。说不震惊当然不可能，但季云攀身为律师也是见过大风浪的人，片刻之后立即按照女孩的要求拨出两个电话。

打完120报完警，本来季云攀可以一走了之，但鬼使神差地，他没有走，反而留下来和女孩子一起等救护车和警察来。

毕竟是个小孩子，再镇静也有限，季云攀敏锐地察觉到小谢的



手一直在不易察觉地颤抖。

见过无数少年犯，季云攀的心从最初充满同情渐渐被打磨得生冷坚硬，人对于他而言，几乎只有两个区分：是否罪有应得，是否已满十四周岁。

对于他说来，一个十四岁的人与四十岁的人没有区分，全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小谢无疑是年满十四岁罪有应得的那一类。

但是看着她，季云攀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柔软地生出了一点儿怜悯来，他不自觉地伸出手握住小谢颤抖的手腕，低声安慰她：“我陪着你等，不要害怕。”

3.

想到当日的情景，季云攀到现在仍然很困惑自己为什么要陪小谢等，为什么要安慰她？

警察来了后，小谢被带上警车时回了一下头，季云攀站在一群无聊的围观者中间，感受到小谢寻找的目光，在那一刻他竟然眼眶有些酸涩。

季云攀想起了一些比较久远的东西，当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和母亲住在乡下的外婆家，母亲那双漂亮而略带愁苦的眼睛，也是这样经常在田野和阡陌间寻找着自己的身影。

而那些被寻找的时光早已一去不返。

季云攀舒了一口气：“带我去见见她吧。”

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只是为了那一双相似的眼睛，为了记忆里那份久违的被寻找的感觉，季云攀想要帮一下小谢，能帮多远就是多远。

季云攀再次见到小谢，她已经不是初见时候那副满脸汗和血渍的狼狈不堪的样子，但依旧是那天的衣服，那天的短发。

十四岁的小谢瘦到见骨，伶仃骨架上挂着洗到落色的淡青色长裙。

乍一从黑暗中走出触到光明，她微微抬起头，季云攀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初见时候所没有注意到的，那种天然的防备，她像只疲于奔命的野兽。

如小郭所说，她看上去果真镇静得很，一双盯着桌子的眼睛坦荡的甚至很磊落。季云攀有些恍惚，在伤人犯罪之后还能有这种磊落坦荡的眼神，该说她什么？暴虐，冷血，草菅人命？

但现在不是道德评判的时刻，他所要做的是尽量帮助她。

季云攀放软了声音：“小谢，你还记得我吗？”

小谢抬起头，看到季云攀的瞬间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她从小郭那里知道有一个年轻的律师愿意帮助她，但是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季云攀。

“是你？”

季云攀点点头：“我愿意帮助你，但是你要配合我，把你知道的毫无隐瞒地告诉我。”

案子昨天才发生，季云攀甚至还没来得及了解具体案情，他看看小谢，转过头对小郭说：“送她回去吧。”

他要向小郭询问案情，当着小谢的面讲他怕会使她难堪，但小谢却拒绝了他的好意：“没关系的。”

季云攀无奈，只能对小郭说：“你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一下吧。”

这是件简单的伤人案，受害人一名，嫌疑人一名——正是小



谢，受害人头部被锐器重击，脑颅出血，多亏小谢及时求助120，受害人被送到医院后立刻做了开颅手术，这才挽回一条性命。

在案情陈述的过程中小谢始终没有抬头，只是间或瞟一眼季云攀，季云攀看着小谢短短的碎发和倔犟的锁骨有些发愣，这样一个清瘦的小女孩，怎么狠得下心来对一个无太大过节的同龄少年下死手？

他终究还是忍不住问小谢：“你为什么要打他？”

一直很镇定的小谢到这时才有些惊慌，嗫嚅着说：“我们之间有点儿小误会，其实本来没什么的，但是我突然就脑袋发昏。”

小郭忍不住插嘴：“我倒觉得挺奇怪的，他一个男孩子，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撂倒他了？”

小谢紧张地绞着手指：“他没有什么防备，而且……我学过一些跆拳道。”

小郭叹了一口气，接着陈述案情：“因为案情发生的时候是学校上课时间，学校也负有一定责任，所以昨天小谢自首之后，警察局联系了所在学校的校长。联系家长的时候才发现小谢一直以来在学校存档的家长电话是个空号，家庭住址倒是真的，去了之后才知道只是一筒筒得快倒塌的房子，根本没有烟火气。

她的父母呢？她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校长说学校每年都有学生是依靠政府援助的，但其中不包括小谢。

没有接受任何政府援助，学费竟然也是自己两手挣来，季云攀心里百味杂陈，不免多看了小谢两眼，小谢早红了双耳，察觉到季云攀的目光，狠狠地回瞪过来，季云攀心里一惊。

暴虐嗜血，刚硬易折，这样的女孩如果缺失引导必然误入歧

途，季云攀问：“能让我看看你的手吗？”

小谢迷惑地看了他一眼，最终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把手伸了过来。季云攀捉住她的手，她的手心有一层厚趼，全不是少年该有的细嫩。

季云攀问小谢：“你的父母呢？”

小谢短促地一笑：“在你手边，书包里。”

季云攀朝自己手边看过去，那是一个老旧的书包。

狐疑地拉开拉链，看到里面东西的瞬间，季云攀只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大脑，叫他头昏脑涨，几乎栽倒在地。

那是一个小小的黑色相框，相框里照片上的女人的眉眼像极了小谢，哦不，是小谢像极了她。一样生动的眉目，只是小谢带着的戾气是女人所没有的。

她对他说她的母亲在书包里，淡然得像在说一件与自己全不相关的事情。

季云攀没有再说话，只是大步走了出去，拨通了电话：“裴北魏，给你个机会，还我的人情。”

打完电话，他靠着大门站了一会儿，日光倾城，他不经意地朝里面瞟过去一眼，昏暗的房间里正有一束目光望过来，两两相撞，短发的女孩忽然一笑，笑得很浅。

季云攀的心在那一刻像是突然被一只柔软的小手攥住。

4.

从平城民政局出来，裴北魏笑着对小谢伸出手：“小谢，欢迎成为我的妹妹。”

距离那件伤人案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小谢因祸得福，不仅没有



你走后，
世界都熄了。
灯

受到法律制裁，反而被平城显贵裴家收养，真正让人忌妒得红煞了眼。

小谢戒备地看了裴北魏一眼，没有伸手，转身跑向了季云攀的车。季云攀一直等在外面，无聊地闭着眼睛听音乐，突然车窗被人大力敲打，摇下车窗来，小谢涨红着脸看他：“我以为收养我的会是你，为什么把我推给陌生人？”

她问得咄咄逼人而且毫无道理，她和季云攀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季云攀只是一个好心地施以援手的陌生人，他帮她上下打点，最终让她免除牢狱之灾，这已经是莫大的恩德，但是现在她居然跑过来诘问他。

季云攀觉得好笑，但看着小谢晶亮的眸子，他最终却只说了一句：“小姐，我国法律规定，异性收养的收养人必须比被收养人大四十岁以上，很不幸，我没那么老，也不能知法犯法。”

小谢听到这话愣了一下，转而面色缓和了下来，嘴角虽然还是向下耷着但眼睛里已经明显有了安慰的笑意。

裴北魏在一旁看了许久的好戏，这会儿抱着手臂走过来似笑非笑地看着小谢和裴北魏说：“你们都不理会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说服老头子呢。走吧，去吃饭，小谢，你是想吃西餐还是中餐？”

季云攀让出驾驶座自己坐在副驾上，裴北魏打开电台启动车子，小谢坐在后面，出神地看着前面两个英俊男人的背影。季云攀坐得端正裴北魏坐得随性，他们都是她的恩人，对她恩同再造。

这将是她余生的所有。

和严谨的季云攀不同，裴北魏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所谓食色男女就是如此。

车子七拐八拐地进了一条云深不知处的小巷子，停在一家装修典雅的冷僻餐馆前。

裴北魏驾轻就熟地和前台小姐调情似的打招呼，嘴里一口一个达令哈尼，引得季云攀频频皱眉。

楼下已满，服务生带着他们上二楼，走在旋转楼梯上，小谢突然听到一阵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她一直紧绷着的表情突然松弛下来，脸上浮现出若有似无的笑意，手指也不自觉地微动。

季云攀察觉到，问她：“怎么了？”

小谢眨了眨眼睛：“这是德彪西的曲子《大海》，我和我妈都很喜欢。”

季云攀瞥了一眼她修长的手指，指尖有点儿微微上跷：“你学过钢琴？”

小谢条件反射似的把双手背到后面，垂下头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

他们坐在靠窗的地方，窗子外正对着一片大大的花圃，初夏的天气，花开得正好，姹紫嫣红开遍。

裴北魏对着菜单点了一桌子名目繁杂的讲究菜肴，季云攀又忍不住皱眉，他一向觉得裴北魏这个人过于奢侈，他崇尚的是清简生活。

裴北魏嘻嘻一笑：“好了，清教徒，你要说什么我都能倒背如流了，今天小谢进我们家，我给她接风洗尘一下也不过分吧？”

说完他冲着小谢眨眨眼睛：“别管他，这个人人如其名，如在云端高不可攀，我这辈子是不可能达到他要求的境界了，腐败着堕落着也挺好的。”

裴北魏又点了酒水，服务生来拿单，季云攀摁住菜单：“等等，加一杯橙汁。”



他瞟了裴北魏一眼：“她才十四岁，不点橙汁难道让她喝酒？”

裴北魏殷勤地帮小谢洗刷餐具：“她都满十四岁了为什么不能喝酒？要充分尊重公民的自主选择权啊我的大律师，妹妹，你要橙汁还是酒？”

小谢其实并非滴酒不沾，她的酒量甚至还不错，她的母亲生前喜欢酿酒，雨天的时候母女两个一起喝一杯江南的梅子酒……

她偷偷瞟了一眼季云攀，他皱着眉，小谢垂下头去：“橙汁吧，我不会喝酒。”

服务生走后，季云攀叹了一口气：“裴北魏，我真希望你以身作则，不要教坏她。”

那一刻小谢几乎脱口而出：“既然怕我被教坏，为什么不自己教我？”

她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裴北魏替她洗好了餐具，端正地摆在她面前。他嬉皮笑脸游戏人间，但他是个好人，对一个陌生的她施以援手，她应该感念恩德，不该任性伤人心。

5.

辞别了季云攀，裴北魏带小谢回家。

车向郊区方向行驶，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小谢都要脑袋一歪睡过去了，裴北魏终于停下了车：“好了，到家了，你还真放心，不怕我把你拉到山区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小谢睁开疲倦的眼睛打量着四周，果真是郊区，空气很不错，周围有很多绿树，隐约还能听到淙淙的流水声。

她揉揉脸下车，眼前是幢小别墅，造型简约别致，粉白墙乌黑